



08054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九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

月樵校梓

藏

墓誌銘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上德至渥也於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贈其父府君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命書既下度錄其副楮焚祭墓下復請一介蟻蝨之臣待罪銓曹恩榮溥博逮及二親鸞綾金軸下賁泉壤度深懼無

卷十九

宋學士集

一

退補齋藏板

以侈上賜而垂示來裔莫堅匪石願吾子爲文之濂謹按狀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張氏廣之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比當秋宵月白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堯者始遷於禮園社堯生飛一通周易能會粹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歿葬社之南山配麥氏生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既葬父晝夜念之弗置構堂曰永思兄弟躬耕以奉歲時祀事彬甫娶羅氏生丈夫子三其次卽府

君也府君薰炙家庭之教而於易學尤精發爲大義
頃刻千餘言出入朱程二氏無乖謬者漢儒拘泥不
通或流於術數痛麾斥之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
士咸謂府君爵祿可以引手致府君笑曰學易者爲
知吉凶悔吝而已何以官爲獨念居處村疇諸子見
聞孤陋乃築室都城中俾就名師儒游見其成立輒
喜動顏色已而度舉茂才去而爲肇慶路高要縣學
教諭迎養甫六齡而府君歿矣時至正二十一年辛
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國朝洪武元年

卷十九

宋學士集

二

退補齋
藏板

戊申十月十五日度奉柩葬於增城縣西之章山因
遷家焉四年辛亥度受薦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
官風采凜然貪墨爲之屏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
卽度次輔次峻次熙輔峻俱早世孫男二曰原潔曰
吉祥女五人昔人有云爲善者譬猶藝木世世能令
嘉種不絕則其發育也益昌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
君世爲儒積善之間播於海南實合於易積善成名
之義今度位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是皆府君遺休
垂祉之所致度方欲爲親榮而府君不及見矣悲夫

此墓門有碑其銘固不可不勒也銘曰

一屈一伸其理孔神易道之門君子之攸遵宜文而彰乃韜其光不露而揚俾後胤之昌有命自天寵臨昭宣鬱蔥而綿延是爲張氏之阡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

有序

嗚呼士君子立志孰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時時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達其志志弗達矣使其名復寂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

卷十九

宗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稍有知未必不鬱悒於九泉之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寧不爲一動心耶此余於廬陵羅君殊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仲正姓羅氏羅爲江西右族唐肅宗時自洪都遷廬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仁義而人悅書詩以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朱紫相承照耀州里起縮郡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夥焉曾祖時誠祖宗權鄉貢進士父履泰字以通爲元之鉅儒著書滿家春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爲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十多前修所未發出其餘

力補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且爲年表以次其先後
行丞相府聞其名署東湖書院山長蓋世號道齋先
生者也君始能言其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祝其
疾讀君指插架牙籤曰吾齒稍長雖盡通之未慊也
其父驚喜暨肄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與其齒後
從宦東湖賢士大夫咸折輩行爲忘年交問學日進
水湧而出撫州判官燕君某辟爲郡吏郡有獄疑
不決守貳爭以爲問君歷階而升摘其案語曰如此
則爲直如此則爲枉儕類大慙出奇計沮君會朝廷

卷九

宋學士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有詔造鹵簿器仗遣君至屬縣督其成君至樂安憇
縣廨中羣吏更謁互諫以爲鬼物所馮不宜居君笑
曰惡有是乃酣飲而寢夜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丈
夫長而青立與檐齊君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
應時而滅黎明視之並解有豫章穹隆而敷腴縣人
祀以爲神君曰其怪在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
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錦工嘗籍於官竟遁
入武昌出入辨章溫公門溫勢燄薰灼莫敢誰何復
嗾君捕之縣知之不敢受君牒君直訴辨章辨章曰

爾胡不求之府公乎君如言而往府公搖手相戒亦不復出一語君怒洊走辨章門辨章厲色斥之曰業已屬爾矣復來何耶君曰工合應官繇府若縣謂其爲社鼠城狐不能詰區區小人固不知何所指明公乃方嶽大臣不助半指之力如廢王法何辨章語塞卽下令捕與之衆益諱曰是尙不畏溫辨章其有我輩乎謀出之益急君懼禍及裹糧馳燕都燕都貴人亦忌君峭直高門縣簿無可投足者遂入成均爲弟子員一日方挾冊諷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額入鬢當邊徼建功無以久淹爲也君遂用國子助教姚公登孫之薦上於集賢集賢移文雲南行中書署君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授孟傑府君列蠻夷子弟曉之以君臣父子之義辭氣激烈聽者聳然轉普定府知事廉行彌厲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爲令史豪酋侵人疆畝持黃金數鎰爲君壽乞君勿右愬者君麾之去酋怒曰君賽天赤邪乃不納吾金也賽天赤鎮雲南之名相云君卒奪田歸愬者乾崖酒里當賦金使者至蠻人納賂往往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憫

卷九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藏板

其愚反覆開導之蠻人鼓舞於庭曰微使者之廉孰能恤我至是亟輸金而還俄人掾雲南行中書雲南驛騎皆官中給直官吏乾沒之以市馬責土酋君曰爲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邪痛懲其弊朝廷以雲南在萬里外下吏部準循舊比行銓選之法使者至選君承其事君知積弊未去且曰王者無外敢不靈承上命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使者吏受民賄者官不稱職者廩藏不會者月日不登者居制未終者皆不調使者大悅悉從之倖門遂塞滇池有神蛇能興雲

卷十九

朱學士集

六

退補齋藏板

雨會大旱民屢走池上若無聞者君爲檄責之片雲歛然興雨因霑足南詔海中積葑成淤而浮游水上夷獠耕稼之號曰葑田田如不繫舟西東無定人交相爲盜君命紀字爲號疏其步晦及四畔所屬上於官官爲給券使有所馮復植木棧海岸巖其畛域不相淆亂或海潮漂蕩有藉以爲奸者俾出券環證之竟歸其田夷獠指示于姓曰此羅掾所賜也否則人盜之久矣監察御史至每名君於庭事難定者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命陞爲提控掾史提

控掌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淬礪弗少怠適
中朝大臣喜意以失宰相意出參省事銳意更張庶
事悉心任君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
夷中先是蠻夷有鐵甲郎者負固不服至是驩曰天
子遣賢輔臣至矣奈何不降帥未附者皆來歸君之
功爲多鎮戍萬夫長伯胡行事多不法憲府繩之急
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能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
酋也助兵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幕府上功擢鬼宗
參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力爭曰雲南

卷七

宋學士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親王臨蒞之地辨章而下多八座大臣何得有蠻酋
位邪苟錄其功使以參政之名自鎮其土足矣不然
國體其謂何空一府咸曰微羅掾幾失之矣鬼宗懼
託君鄉人囊金以獻君怒曰腕可斷案不可署鬼宗
恚而止君疾惡如仇讐聞部使者德住貪暴賦虎神
詩以爲風德住銜之賂西行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劾
君君走愬中臺遂擊德住去之夷人大快君以常調
除承事郎同知彌勒州事政成謁選吏部遇鄉友羅
玉於逆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取嫉於人致齟齬一

世秋髮已續紛被肩何不謝事以佚老乎君慨然曰
子言誠是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
府瀘州事致仕年僅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澀乃
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閩中而江西兵燹方亟遂不
可還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終於福州之民
舍君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何憾時閩猶
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還明
年某月日始祔葬先兆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瘠胷襟
磊落如青天白日喜面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

卷十九

宋學士集

八

退補齋
藏板

故有過者常畏君知亦有幸其知以自改者民事有
屈而不伸君廉得其實忿忿見乎色必以告司法吏
因得白者甚衆知識尤絕人每言某地當有兵變時
承平人競指笑之其後果然始服其先見生平急患
難重倫義族叔繼賢久居燕頗饒於貲與妻柳皆老
而無胤嗣乃迎羣從子觀遠爲後觀遠至甫七日而
繼賢夫婦死其服役者羅參出而呼曰我嘗爲子矣
觀遠何人乃欲與吾事邪觀遠弱繫不能對君亟告
公府遂參盡囊括其貲授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喪

還江南不特此也凡遭疾疢貧窶及死喪無依流離不能歸者君必捐金倡義士周之初不知其爲何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二人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酷肖君次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次炳爲奏差廣東宣慰府宣慰使釋迦班嘗招峒丁三千卽遣征連州峒丁怒至清遠將爲變眾憚弗敢往次炳請前峒丁彎弓相向次炳給之曰宣慰命我來賞汝彎弓何爲也峒丁退與清遠令斂繒帛散之乃率以往至連爲寇所敗次炳被擒備極慘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今贈女

卷十九

宋學士集

九

退補齋藏板

二人長適郭滋蘭先卒次復爲其繼室孫男一人倣曾孫男一人某君葬後二年大紀汲汲圖君於不朽以國史編修趙君壩所爲狀請謨墓門之銘嗚呼予昔總修元史每求剛正之士在下位而不伸者載焉蓋以謂雖不能拔之於當時聊使其暴白於後世庶幾死者無憾而生者不愧惜乎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徇大紀之請執筆而具書之百世之下必有因予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人哉文之傳不傳固不可必也所可恃者世人豔君之行頗多多必則倣之則

傲之必相與謹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有人如君
終至湮沒無聞則夫天理人心曠如出日者果爲何
說也嗚呼銘曰

堪輿之間正氣烈烈在人爲剛在物爲鐵鐵尙可鎔

剛則弗屈挺然常伸欲不可涅其一惟君之生能以志

雄遵養以時日擴以充百王所忌吾惟正從譬彼川

流萬折必東其二古惟正人妖不敢干芄芄豫章變爲

枯菅誰鎮大藩乃復蔽奸我往折之聞者膽寒其三夷

人何知椎結卉服宣厥彝經不變其俗爾金我辭我

卷九

宋學士集

十

退補齋藏板

亘爾曲凡施惠利惟日不足其四威靈旣震叛民來歸

鐵甲僦僦棄戈而嬉有聲泚泚有澤輝輝有知卽爲

不識位卑其五繡衣孔揚其貪若狼我斧我斨莫不加

其亢形之聲歌庶懲而覆覆謂我狂訾我以涼其六持

此而行何適不艱坎壈其躬恬夷其顏胡不爾庸以

豕爲冠鷹隼一出狐鼠盡跄其七賢否易位曷以爲政

君亦何傷人爲嗟咏禾黍離矣涼颺棘矣吉士亡矣

何嗟及矣其八

故處州路慶元縣儒學教諭張公墓誌銘

濂當弱齡嘗游學郡城中時王教授雲卿方之官嚴陵忽持餞行卷示濂中有浦陽張公詩音律清麗而字體莊勁得八分之正心竊慕豔之後七年始獲拜公於月泉里第公風神峻潔眉目聳秀遠而望之若玉井冰壺絕無一毫塵土意及聆其論議則纒然如貫珠退因私念前輩沈涵深固故其見於辭氣者有不及未嘗不自嘆鄙吝粗穢而莫克攻勵之也方將爲問道攷德之圖居無何而公亡矣又後十年公之子端臣件繫羣行爲狀來金華山居請濂爲之銘濂

卷九

宋學士集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誠後死不可謂不知公者銘何敢辭公諱恕字如心姓張氏爲婺之浦江人曾祖貴宋宣義郎祖祚承信郎父森湖南潭州路教諭公幼而穎悟取家中遺書晝夜研摩之雖暑燦金寒折膠不易其恆度迨長聲名藉藉起士林間遠近來學者戶外之屨常滿已而用薦者教授常德之武陵遷婺之東陽處之慶元公所至皆以興學爲己任招集弟子員危坐堂上列羣聖人之書爲之敷釋大義皆充然有得士風爲之丕變尋以母夫人春秋高歎曰孝者百行之冠冕吾母

鶴髮垂領尚可宦游而弗之止邪自是夷猶里閭日
侍夫人之側當風日清美或杖藜行佳山水間如嗜
飲食或勝友時集輒商畧古今上下數千年事及藝
沈淪茗賦詩自娛有不知老之將至也公素患脾疾
至是發寢劇遺命治喪勿用淨屠氏法當依朱子家
禮從事遂暝公生於咸淳辛未十一月乙亥卒於至
正癸未六月乙卯壽七十三娶方氏有婦德克配君
子生子男六人虎臣端臣鼎臣稷臣純臣敬臣子女
二于貞方元亨其壻也孫男五人僧家奴道童留孫
復生憶祖僧家奴復生早卒孫女三人其年十月己
亥窆公於縣東五里原先塋之側其所著書有詩集
若干卷藏於家云夫自師道不立後生小子失其所
依憑無以承藉其所休祉而甄陶其性情故蒞事制
物動與理違深爲識者之所慨嘆有如公者惓惓以
斯道淑諸人所以爲世防而昭民能者實於是乎賴
而公竟死矣雖然公之子皆業儒端臣博學而能文
辭尤號最良者也橫經邑庠中俊秀子弟皆環聽之
公雖亡其不歿矣夫銘曰

卷九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孰武其先公則式之孰牖其後公則迪之累世之儒
聲華燿而况公之施三爲校師衿珮透佗左矩右規
鑽石幽墟以昭以貽里中子宋濂謹撰

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濂少時卽見莆士朱公廷試文數篇已歎其不可及
後二十年聞公官閩中所歷有聲尤慕服之及今又
閱二十餘年公之孫瀟以墓銘爲屬問公之死已十
七年而濂亦老矣嗚呼其何忍辭公諱文寔字原道
姓朱氏九歲能文十三從進士林君岡孫學經每日

卷九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暮須諸生出獨援疑義難其師其師驚歎之元至治
癸亥以尙書舉進士丁外艱去至順壬申再舉遂上
名南宮對大廷名列第十賜進士出身擢同知瑞安
州事階承事郎改汀州路總管府推官轉承務郎調
甌寧縣尹進奉訓大夫御史交薦於朝除福建宣慰
司都事丁內艱起知瑞安以大臣奏授奉議大夫福
建儒學提舉遷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陞奉議爲奉
政至官引年辭歸遂以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致仕
命未下以至正癸卯八月九日卒於家年六十九公

同知瑞安大府檄公均瑞安平陽永嘉之役不爲權
沮財奪民服其平爲甌寧行均役法上官以其舍人
爲屬請緩之公格不奉命上官怒誣構公罪部使者
廉其非辜獲免且以訟牒三百委公治之公從容剖
答而退不能有言其知瑞安盜起旁境陷陶山天門
諸堡募壯士攻破之斬其酋以徇颶風挾海水漂民
廬舍公發官廩按行漂所賑之其提舉學事逐其苟
職者易以儒儒悅之公孝友切至以父不迨祿養言
輒涕泣事母唯恐拂其意撫五弟教而有恩居官無

卷十九

宋學士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廢事公暇講授不輟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嘗考
閩浙江西三省士所取得美材爲文本於理不爲浮
辭曲辨陳監丞旅稱之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先
建安人曾祖德誠宋潭州駐泊祖治安元河南等處
醫學提舉父世英始遷莆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同知
興化路事驍騎尉追封仙游縣子母林氏贈仙游縣
君夫人池氏封如其姑年若干以丁酉某月日卒於
瑞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歸葬常泰里雙牌山之原
及公卒穿夫人之墓合葬焉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也

男一人鏞古田丞六女適校官林敏中漳州路同知
王謹惠安尉胡顯祖及黃孔修李某王某孫男一人
卽滿國朝鄉貢進士能世其家銘曰

在元中世士患無位持經挾策就有司試試者爲誰
或哲或愚或以微類棄照乘珠及其旣獲爾州爾邑
有所不通爲吏侮執有美朱公洵薦而登左律右經
吏駭且偵剔蠹平徭如衡稱物有撓之者正色不屈
旣典方州亦司儒臺黜士之贖誅盜之魁曷其致然
維學知要學以爲政天下猶小彼何弗思訾儒爲迂
刀筆拘拘視公何如公政在民無銘亦存銘匪銘公
告其後昆維爾後昆於公是效公德孔多尙食其報

故岐寧衛經歷熊府君墓銘

熊君伯穎卒其友之仕者爲之請銘余曰君與余善
且才而文銘余所宜爲後數年余致政歸衰老多病
未暇具其事而爲之請銘者亦亡余曰噫余可負吾
友耶乃按故所書爲銘君諱鼎字伯穎姓熊氏撫之
臨川人世以尙書教授於鄉君少有敏質年十八從
父受經義通之每私較試輒冠其鄉人鄉人推讓不

敢與齒後六年爲元至正七年領江西第九名薦書
上燕京就禮部試文彩熒然動人偕試者竊視執筆
不敢下眾咸以高第期君有司以君議論奇竟棄不
取君絕不爲意曰第不第命也命可尤耶束書南歸
當時名人若張文穆公起嚴余忠宣公闕李諭德好
文張承旨騫危左丞素揭祕書泮黃助教俾皆重惜
其去相率爲文辭以餞君退而益修其業十一年江
西行中書省檄爲吉安路龍溪書院山長龍谿故有
田屬他邑前山長久不理寢侵之君至問吏叱曰國

卷十九

宋學士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家置田以養士田亡士將安食卽檄所治徵索旣具
弟子員肄業如令月旦望立端深衣據席講說程其
良否而獎督之無賴徒陳小峰縱其子寧爲直學握
出內之柄每與山長抗禮君按法黜之小峰噤不能
吐氣以死郡守妻喪遇兵亂其子撤山長座將遷柩
明倫堂上柩至門君叱止舁者寘諸別室復欲以浮
屠祝屍浮屠方以鈴鉞至君怒撞壞之曰此吾孔子
堂豈浮屠廬耶亟屏去勿污我守聞嘉嘆君而以書
謝曰先生教我厚甚時江西寇漸起所在擾潰不可

爲職諸郡帥守知君練籌畧往往延問軍政君亦以拯民自任悉心力爲之計顓郡帥全普庵撒里尤器君命君擇險隘爲守禦備君於惶恐大蓼諸灘設坑穿建砦柵構屋三千餘間結民兵自守由是顓獨完於他郡戍將三人坐戰敗將加誅君爲救解出之會當大比他郡多以兵廢君獨請全舉行觀者以爲異事吉安歲凶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羅民啼號於道君爭曰盜之起者爲饑寒所迫耳今使君閉糴將開盜門脫吉民事亟生變顓能獨全乎全悟卽

卷十九

宋學士集

七

退補齋藏板

罷前令君周旋兵間委曲爲民皆此類十三年郡多君前績便宜擢君顓縣尹員外置君恥之辭不受未幾以父喪歸服除兵部尙書黃昭江西廉訪使吳當總兵出閩關辟君參謀軍事君爲昭畫策甚詳會昭與當罷兵柄策不行二十一年陳友諒僭號於九江用黃昭解觀等薦以君爲太常卿俾守令踵門起君堅臥不赴旣而國朝兵入江西武順寧河王鄧愈聞君賢下令徧索君強起揖王軍門王與君論事合大喜致帳中日夜咨以事一軍驚驩以爲主將得師君

見王寬裕誠大將材遂委身從之不去贊王取撫州
兵不血刃賊酋鄧克明夜遁二十二年皇上親將兵
入豫章州郡望風款附九江亦下君得詔見慰勞甚
至二十三年丁母夫人憂後三年以大臣薦徵至南
京奉旨偕諸儒撫古昔嘉言善行作公子書以訓貴
戚子弟書成賜襲衣白金會初平浙西授湖州府德
清縣丞君招輯綏懷除剔宿蠹創三皇孔子廟建官
吏廨署到官數月事治政平錢鶴臯反嘉興聲搖德
清民皆逃散君堅坐鎮之錢不敢入吳元年上將正

卷十九

宋學士集

六

退補齋藏板

位宸極召議禮儀除中書考功博士尋遷起居注承
詔搜括故事可懲勸者書新宮廂壁時上精求禮樂
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於庭上擊磬命
升辯五音升對忤旨上大怒欲寘諸法君從容論解
之上曰升每謂審音顧不辯宮徵何耶君對曰石音
難辯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磬聲書曰於予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繇和君
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
物和而樂音和矣上怒乃解釋升不問升既出謝曰

非熊君吾屬幾殆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
多違法前所陳茶稅失實時新行赦上怒趣中書遣
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
丞相復諫不從君與給事中尹正諫曰朝廷新立將
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
問既失信且褻國威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詔浙西民輸糧京師浙西小不可浙江率五石
致一石民甚苦之君叩頭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爲
根本而遽困之農作方興而僕僕於道路苟一年不

卷十九

宋學士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得耕害不淺矣上悅是日卽詔罷之明年改元洪武
上卽皇帝位凡創制更革之典君多預聞上遇君厚
每字稱而不名立浙江提刑按察使以君爲僉事階
奉議大夫君分部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全乖
人道爭訟以數百計君悉理其曲直而奏斷之凡威
取田宅者歸業主得半直者中分之兩造無驗者籍
之官豪胥猾隸六百餘戶悉并之別郡僞官悍將二
百人其暴如虎狼君出奇計盡刮種類遷於江淮間
民始安枕方氏居黃巖雖嘗簿錄其家珠玉犀象金

繪藏於姻家者動以萬計君皆搜索送諸官溫有邪師曰大明教造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咸歸之君以其警俗眩世且各犯國號奏毀之官沒其產而驅其眾爲農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應君下永嘉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按使者以法鉤連其他贓罪杖流之僞萬戶金甲奪三人妻其夫訟則更爲娶婦君至三夫皆訴君論金棄市各以其婦歸之平陽軍校掠農妻五年君攝其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兒孰與養願公憐我

卷九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君命寘兒妻側兒避不肯近君曰此非其子詐也詰之果鄰家子罪校如律而斷其妻還於農於是軍中所掠婦數百皆相告語夜遣去一營幾空平陽州吏目杜乙嗜財甚考滿入京謁御史中丞劉基基詰謁故杜惶駭不能對遽命執訊之杜自陳在州時斂民白金三十兩又受楊某金置殺人罪不問守與佐皆相構爲姦有旨下君鞠之同知以下吏皆服罪獨知州梅鎰廷辯不已民數百遮司門外爭知州信無辜君將聽之吏白曰今奉詔按獄而釋知州不治情則

得矣如身受故出何君再進民詢之辭不變歎曰法以誅罪吾敢身畏譴而誅無罪人乎釋鎰以情聞上可其奏台臨海王參理妹有姿色許適岷縣竺氏其內兄方敏覘其將嫁夜率眾劫至家逼爲妻王詣永嘉侯朱亮祖訟事下邑方賄吏欲傳輕典君知有賄急速吏治之吏具狀竟致方死罪而歸女竺氏兵克黃巖時州民乘亂報仇殺一家十餘人永嘉侯受辭令州捕鞫州初附假守捕殺人者十二人獄旣成吏受賕釋之詭以死聞縱其餘黨不問君錄囚廉得十

卷十九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二人尙頸繫東郭民家卽收掠問狀抵官吏以贓罪捕餘黨誅之黃巖官署毀於兵官寓尼寺中并儲糧其間君視糧過寺尼數人來謁皆美少年也問孰爲主者則方氏女弟也君大驚踞州守通判以下切責之令逐尼歸俗而以寺入官州有宋杜清獻公墓杜氏有田若干畝入僧寺儲其租以奉祀僧挾與方氏連奪田以爲己有復墾田侵墓下墓且蝕其孫回以書聞君執僧寘諸獄瘐殺之追田與回且令州立祠刻石以旌之寧海強民陳德仲以臧支解黎異異妻

屢訴無爲白之者君受之一夕省黎事有青蛙立案
上君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冤蛙果
如君言明日逮陳誅之縣民馮輔卿至正申爲亂與
方氏連兵旣而方氏追殺之且沒其貲產而餘田百
餘畝其豪奴吳自取之輔卿妻社囚服迎拜馬前訴
奴君爲治奴罪奏以田還之台地產鹽鹽賤而米貴
時官賣鹽一斤責米二十五合反貴於米數倍復輸
於杭路險不可舟車民病欲死君上封事乞民得償
錢民獲免轉輸之勞凡事之未便者君皆爲奏之兩

卷九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郡民灑然如更生始兩郡旱公所至輒雨民曰此熊
使君雨也是年秋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其人行新
政上曰無如熊鼎矣遂仍前階改山東開治濟南濟
南元有廉訪司廳事壯麗甲諸道臺檄君居之時汪
丞相廣洋以參政建行省其中僚吏請君以臺檄白
省而復之君曰官在政事何如耳豈以公署之麗耶
城北有庫陋室君就其中治事丞相聞君言戒其屬
曰此真憲官也吾等慎毋犯之山東爲齊魯之域其
民敦樸少訟君鎮之以靜而以保民爲先時河北甫

定濟南宿重兵兵肆暴侵民莫敢與較君移牒指揮
司禁之黠軍數縱火劫人一家火則一市財皆殫君
既申火禁督邑令庀火具爲保伍相赴援復懸書通
衢戢士卒士不戢坐所轄將火患頓息偏將有受部
兵一繪者君收問連其黨獄之諸將大駭浹日出於
庭數以黷貨罪准律贖金而縱之諸將又大喜由是
莫敢橫恣東平侯韓政鎮濟寧奉旨按籍選壯強爲
兵東平東昌濟寧三郡民皆驚散將爲變君急飛書
行部僉事段明德說韓侯止之分遣官屬招輯俾復
業越三月民始定州縣官多失廉平君陰風跡數十
輩悉如法論罷之六郡肅清齊河有強盜劫商人布
千疋縣求盜逸去吏索之村中遇王氏婦不得於姑
出走吏見其色動執訊之婦曰我王六家人也吏因
考箠使其誣服爲盜詛爲王六家兒且指平人三十
餘人榜掠無完膚問王氏夫安在眾不勝苦詐云已
殺之沈於河矣追所劫布及屍無一是者獄已具君
盡得其情而王氏之夫故在君坐官吏以法而悉遣
之君患官好致訟乃令郡若縣各置二廳日著所治

獄訟錢粟之績一畱郡縣一上之憲府遞更迭易月按厯而鈎考之凡所爲事莫敢隱者後遵以爲式大明律初頒吏莫能通君日坐堂上立六曹吏堂下條授之與之辯析俾各通其法名聲赫然著聞凡疑獄皆質焉上嘗廷稱曰聞熊鼎爲政得體朕甚嘉之二年十月臺臣奏山東憲司缺副使上曰朕得之矣詔陞君爲之三年四月封建親王擇王府臣僚上御奉天殿丞相以下咸侍上首問曰山東副使熊鼎稱是選乎眾皆曰賢上大書君姓字於几復問禮部尙書

卷十九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藏板

崔亮曰鼎何如對曰鼎誠賢上曰朕固以爲足任也遂驛召君五月拜晉王相府右傅階中奉大夫會有事於方丘君受告導駕旣齋宿習射苑中百官鴈行入上勅近臣以弓矢授君射君文臣素不諳習一發中鵠上喜勺湏飲以賜明日又射上詔君至榻前俯身御弓矢爲射容以教君君跪受弓左執之右手指一矢韃二矢向鵠三發連三中上嘉勞久之將遣之國上御端門君及秦王相鄭久成等以次就坐上敷揚治國之道逾數千言反覆獎諭甚至君等皆叩首

謝賜食而退乘傳至晉陽議建王都城命工入山度材木治瓦甃四年大興眾築城作王宮君夙夜不懈七月奉相府賀生辰表詣闕至則車駕將幸臨濠勅從行數被召問恩寵有加九月辭於臨濠上倚馬詔以處將帥間協和之道且曰汝不善騎勿庸自來君還會徙沿邊諸雜羌萬餘入內地護卒勿嚴道亂奔散太傅徐魏公達發兵擒殲之事聞詔使詰責參政曹興等併免君官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召還六月除晉王相府參軍以尙書授王復奉詔兼授秦王經

卷九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藏板

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時兼太子贊善大夫復薦君說書皇太子前君於書最深每以帝王心法之要陳之太子二王雅加愛重明年上御文華堂召君問曰秦漢以來諸侯王不肖者幾何君謝未攷遂命之蘇州覈糧長罪狀君至擇其尤虐民者杖徙之鳳陽事畢復入王府七年三月上御西苑復以諸侯王事爲問君復謝未遑改刑部主事奪參軍所受俸八年正月授岐寧備經歷賜白金五十兩錢萬三千文上復念君在邊良苦遣使持手詔諭君詔上所親製辭意甚

厚有狐裘纊袍毳襪之賜時朶兒只把雖降而持兩
端君上書萬餘言言狀其畧謂西涼岐寧漢唐內地
不可棄朶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我聲援脅服
鄰邦爲自安計朝廷宜思制之之道急之則必席捲
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旣成而跋扈
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以安眾心而以良將參守之
則朶兒只把特匹夫耳又將安往上覽書曰人謂熊
鼎迂濶今不迂也九年四月乃徵君還次西涼府打
班驛遇朶兒只把叛兵擁君北行君力爭不從遂與

卷五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中使趙某等皆遇害時六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有
五後數日亂兵就擒獲君所佩囊中公牘始知君卒
跡其骸骨葬於某地西涼衛以聞上感悼遣使弔祭
命臨川恤其家其子某以某年月日至某地以其骨
歸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君學有應世材內行尤修
飭仲弟渙爲開封府延津縣主簿受誣以贓罷官死
妻子漂流無依貧不能償其贓之半君以己俸代償
之致其妻子於家諸姑適俞氏夫與子俱喪無所於
食君延養之終其身喪葬之禮無闕者與人交誠樸

不欺臨事善斷故居官必有名曾祖某祖某父某俱
通經術母某氏有賢能娶某氏男若干人女若干人
初君將之岐寧子某來見京師君曰授所行事俾書
之且曰我死生未可必或死我無累汝者當今惟翰
林宋先生文可傳我嘗獲先生知汝以此拜乞銘先
生必憐汝幸爲我銘我無憾矣嗚呼余言豈足恃耶
而君惓惓若斯尤可哀也銘曰

天祐皇明以民授之必生其人俾左右之啓國之初
俊才如雲其心之貞允惟熊君執筆載言侍帝黼展

卷十九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從容論奏爛然可紀豈徒能言亦見於行繡衣直指
以蘇南氓彌強剗穢洗濯積垢南氓稽首君我父母
君車自南民望於東帝曰汝來唯民之從齊魯千里
厥土歲荒君居二年化爲耕桑帝謂相臣鼎也可恃
不負吾民寧負吾子惟晉巨國惟傅大臣將終任之
命則孔屯旣入授經復出治戎狐裘毳衣唯帝念功
封論邊事其策甚偉欲召用君君則道死天子聖神
用無遺才天困其逢賢者所哀生有事功歿多孫子

銘圖其傳以示千祀

元故累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

尉追封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府君諱邦福字彥大姓林氏林出殷比干之後辟地
林山因以地爲氏子孫分居清河至漢太子太傅尊
遷濟南晉太傅禮永康間又遷下邳永嘉之亂合浦
太守祿又遷閩之溫陵自是閩中多林氏唐貞元中
甫有孝子攢爲福唐尉棄官廬墓致甘露白鳥之祥
詔立闕旌其門孝子五世孫諱某當五季時仕於唐
及沒夫人執氏扶柩還閩道經溫之瑞安值閩亂遂

卷九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葬於縣之塔石村有馴鹿之祥人號鹿阡執氏卒合
葬其地自後九世子若孫咸環葬左右其諱文慶者
實夫人之九葉孫生古溪處士諱益甫復遷郡城生
台州路總管府照磨諱桓實府君父也照磨君以孫
常官七品當封父母援故事讓於祖贈從仕郎江浙
等處儒學副提舉妣黃氏贈宜人府君局度孤鷺不
爲屑屑詭行弱冠出游蘇府公廉其賢辟爲史蘇之
寓公多權要頤指氣使州縣皆唯唯不敢較府君毅
然不爲屈有請託者卻不聽且曰國法何可以徇人

積勞當調州之幕職江浙行中書以筦庫缺官借授
處州松陽監稅改監紹興如坻倉府君釐革弊政出
內皆有程顥粟弗私轉嘉興陶莊務副使時浙西大
祲民嘯眾斂餼糧與抗者輒見殺上官檄府君攝尉
事府君授以籌略分遣弓箭手掩捕之未幾皆獲議
法者悉付重典府君走白部使者曰飢民無食雖萬
死不顧何往而不爲亂原其初情不過魚游釜中少
活須臾之命如法家議無乃太過乎使者以爲然免
死者數百人轉饒處二州州之務居城闔稅課每屆

卷九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府君運量有法皆以最登秩滿監衢州常山務絳巾
賊起沔陽江浙諸郡皆繹騷弗寧時浙省左丞高昌
公出鎮廣信專總戎事署府君常山尉府君集義旅
數千淬礪戈矛使習坐作擊刺之法號令精明部伍
整飭不亂狗鼠輩欲乘隙鈔掠者皆吐舌散去會子
溫登進士第擢休寧尹尋補江南行臺掾迎府君就
養未幾御史大夫子恣爲不法人言沸騰溫以親故
未忍撻其姦日恆鬱悒不樂府君謂溫曰吾能安吾
貧慎毋以老身不行其志也明日溫率同列謁大夫

力斥其子之非大夫慙甚既退温卽抗章辭去奉府君還鄉浙省左丞相康里公時承制得專封拜擢府君鄉郡知事郡民舉手加額曰吾州害與利林公知之我民庶有瘳乎適山寇竊發掠慈湖將窺城上下洶洶府君白於府曰事急矣奈何吾將以三寸舌卻之乃單舸直走賊巢諭以禍福賊見府君至大駭爭持白刃相脅府君厲聲叱曰朝廷何負爾輩乃敢弄兵反藉使州縣賦斂急或不能堪當訴之方岳大臣足矣今乃自麗刑憲官軍旦夕且大至舉族當作菹

卷十九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醢吾憐汝輩愚特來示以生道乃欲吾脅邪吾不畏死者任爾爲之任爾爲之賊眾愕眙相顧再拜謝曰明公言良是微公吾屬人鬼錄矣皆俯首退去爲良民如初朝廷時遣近臣經略江南官有異績者必超擢之有司方以功狀聞府君竟以疾卒壽六十有七府君明白坦夷不尙鉤距遇事曲直輒辯白無少讓人初難之終服其明斷性好施與人有急難振之唯恐不及處伯仲間無間言尤篤於訓子故卓然皆有成立旣而温改福建行中書省管勾得請於朝封府

君文林郎汀州路寧化縣尹夫人王氏贈宜人及溫
累陞員外郎加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
騎尉追封樂清縣男夫人亦加樂清縣君府君卒之
日 至正十九年夏五月癸丑葬之日其年冬十二月
甲申墓在永嘉縣建牙鄉先塋之側王夫人先十七
年卒子男子四人長卽溫奉訓大夫福建等處行中
書省左右司郎中次常從仕郎泉州路德化縣尹次
嘉福寧州知事次寧行宣政院宣使子女子一人適
福州長樂稅課提領項昱孫男七人本秉東乘策某

卷十九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某女四人曾孫男二人某某女一人嗚呼天之生材
也一元之氣旣運無往而不周譬諸木焉或可爲棟
梁或可爲榱桷未嘗不具特人用之有違其材所以
每形君子之歎有若府君材信美矣乃使之淹回下
列無以吐其胸中所蘊及逢世亂則建策禦寇親往
諭降卒使革心從化其氣量足以有爲使之專城而
居必有赫著愷悌之政奈何斲棟與梁而以榱桷用
之嗚呼果誰之咎歟然而天定終能勝人府君固不
遇矣有子以詩書起家爲時名臣馳贈所及至於二

千石之榮可無憾於九泉矣濂雖不及拜府君床下而幸與溫游溫以前進士孔克表狀走金華山中徵予銘義不得辭銘曰

天之生材小大異宜用或倒施乃人之非恂恂林公厥材孔修苟竭其蘊可鎮方州關市之征曷我溷之公笑曰嘻我斯受之料量既平出內無愆人或不足我則裕然山寇跳踉鋒蝟斧螳以攬以撼大邦公乘單舸直入其阻威容言言其氣若虎賊黯而疑羣而趨之執刀圍之人爲危之公聲如雷震破賊膽再拜稽首今則焉敢轉彼昏昏易爲昭昭棄其戈矛爾黍爾苗古有薦士達諸巖廊執持使節不發一章公雖不遇有子承家龍光炳煥泉壤增華建牙之鄉馬鬣其封史臣勒辭無媿於衷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嗚呼是惟湛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珽字廷玉白其姓也出於宋丞相時中之裔世居文水時中之從子翼扈隄南渡官至防禦使生武畧大夫良輔食邑檇李因家焉武畧之後又至武功大夫顯始占籍於

卷九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錢塘生修武郎必騰修武生通武郎嶸先生父也妣方氏先生本四明名儒舒少度遺腹子通武育以爲嗣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詩十三受經太學習爲科舉業轟然有聲場屋間一時貴人爭欲出其門下甫及壯元丞相伯顏平江南間先生賢檄爲安豐丞辭不赴乃客授藏書之家書繙夜誦燈墜花穴帽不知也如是者一十七年程文憲公鉅夫劉中丞伯宣前後交薦之復以疾辭中歲嘗出游梁鄭齊魯歷覽河山之勝登臨弔古訊人物風土慨然有尙友千載之

卷九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意及至燕王公貴人見輒賓禮或欲舉爲東宮官者先生復引義固辭南北孤遠士久困逆旅則必昌言甄拔之自是學益充文益富而家益貧宣慰都事鮮于公樞帥一時名士援杜甫邵堯夫故事共買屋使之居會李文簡公衍出將使指喟然歎曰有才如是坐視其窮可乎力挽起之授太平路儒學正先生不得已應命未幾攝行教授事悉心官政修建天門采石二書院政成當時事例可貢行臺令史達官勸之行先生笑曰吾守章縫爾他何覲哉尋轉常州路儒

學教授兵燹之後禮殿與堂廡皆廢弗治祭器載籍亦闕先生爲完之且復侵疆三千餘畝俄再遷教授慶元未上翰林集賢兩院謀曰白先生淹回下列吾儕不啓齒一言可謂汗顏矣共慰薦之陞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階將仕佐郎時鄧文肅公文原寶爲之長與先生志氣膈合舉刺得宜文化大行秩旣滿銓曹有不知先生者署淮東鹽倉大使先生自以鹽筴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卽謝事養痾海陵遠近學徒擔簦相從者殆無虛日先生己六十有七及再

卷九

宋學士集

言

退補齋藏板

遷從事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矣日與韻朋勝友曳杖游衍銜杯賦詩惟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棲霞又號棲霞山人以天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年十一月二日葬錢塘縣履泰鄉棲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君之墓云先生性至孝母病刲股和藥起瀕死者再及歿號慟自擲嘔血至數升父感奇疾醫言必得免屎可療先生踏冰雪緣崖穴求之三日不得父死抱屍

哭絕而復蘇繼母虐不子厥子先生事之愈恭既而改適他氏無儋石之儲先生爲營朝夕且負其避兵迄免於難然汲汲行義尤不顧家之窶孤嫠不能婚者嫁之死而無所歸者槨殯之道中拾遺珠待其人訪索審而還之或以質劑假金匱乏不獲償焚而慰之生平無驕辭怠色一以謙抑爲事聞人善未嘗不豔慕見揚人過掩耳亟避去奉先之外不惑異端不詔瀆鬼神疾疢憂患之來一委之於天自幼至老無一日廢學問故能長於詩文紫陽方公回稱其冠絕

卷十九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古今有英雄大丈夫氣剡源戴公表元謂其注波五經之淵披條百氏之畹廬陵劉公辰翁又言其不爲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極塵外之趣兼有雲山韶濩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屬餘事亦有晉魏風酒酣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揮疾如雨風聲光翕然四達而先生素志已壑以退爲進故位不逮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賢行前二十七年卒子二賁文林郎南安路總管府經歷采温州路永嘉縣鎮海東寨巡檢女一歸常州路儒學正鄭禾孫四栩越東明皆早世孫

女一適平陽宋允恒允恒由紹慶路儒學正陞授新
州新興縣福緣寨巡檢賁以子天命允恒仲子範爲
後範有學而文能繼其家者也範生子二弦弢女三
先生所著書曰詩曰文曰經子類訓曰集翠裘曰靜
語皆二十卷嘗鉞諸梓四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已矣
濂也晚出雖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遊
聽談杭都舊事有如淮陰龔公開巖陵何公夢桂眉
山家公之巽莆田劉公濩西秦張公模虎林仇公遠
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齒爲
最少乃與羣公相韻頡南北兩山間其遺跡班班故
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輩流風遺韻弗復可見不亦
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并其言行而不彰將何
以爲登善扶俗之勸於是徇範之請鉅細畢書之嗚
呼先生之名其果待文而後傳哉銘曰

虎林有哲夫兮秉德良優柔嗜義如嗜利兮避名如
避讐指退以爲進兮謙抑以自修知分中自定兮不
假外物求天經况所惇兮血淚交頤流冠冕百行先
兮倫品庶不偷發越見聲詩兮笙鏞間嗚球律呂素

卷九

宋學士集

美

退補齋
藏板

和協兮八音交相繆雄章落四海兮虹氣日夜浮棲霞有各山兮草木光如油紀德薦石章兮千古振諸幽

汪先生墓銘

新安之婺源有隱君子曰汪先生諱炎昶字茂遠學聖賢之道不求聞於世年七十八以元重紀至元戊寅四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初元旣滅宋宋太學生孫公嵩悲哀不自勝歸隱海寧山中誓不與接發爲賦詠以寄其無窮之思孫公同時進士許公月卿亦入

卷九

宋學士集

七

退補齋藏板

婺源山中製齋衰服服之以識其終身哀宋之意此二公者皆新安之節義士先生受學於孫公而與許公門人交友故自少慨然無仕進志先生壯時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遺俗變且盡矣而先生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宋人也後生小子去宋遠無從徵之見先生咸以爲前代之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逸民也學者因稱之爲古逸云先生少凝重記憶不能過人然刻苦專篤雖執匕據枕不廢誦習力久思深該貫宏博遂無所不覽要其歸宿精索於六經而詳究於孔

子孟軻曾參子思之言參之以伊洛大儒傳註之說
絲析髮解日攻月較不故求爲異而亦不苟爲同其
所自得旣形於言雖不欲求人之知然人有辯其未
至者必樂而從之終其身未嘗自以爲是也其教人
履庭躋級具有條序爲文奇而不肆遇時觸物輒爲
詩以達其情婉切悽壯人傳誦之蜀郡虞文靖公集
巴西鄧文肅公文原皆盛稱其才而先生志操之高
人莫之知也先生家貧事母能致其樂母年八十九
先生亦老矣夔夔祇肅進食奉水必躬親之母爲忘

卷九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其貧先生將終整冠坐命家具疏食少餐置筋戒諸
子以祭祠之禮言畢正身斂手而逝先生之曾祖諱
冲祖諱天衢父諱季安裔出於唐越國公華娶江氏
生三男子曰淮琛照乘棠金照乘爲弟禹玉後一女
適詹某其孫男三人曰某某先生所著有四書集
疏藏於家詩文凡若干卷先生卒時棠金已死淮琛
貧未能葬命從子叡告於先生之門人趙君沆請輯
羣行爲狀趙君以未葬辭旣而淮琛亦卒後十九年
至正丙申某月日叡始買地葬先生於黃京山高路

原又以爲請趙君乃爲狀屬余銘余諾之未獲爲去
葬之歲又二十四年余欲銘先生墓而趙君之死亦
已久矣於是撫几歎曰先生之卒今始四十餘年而
先生之子及門人知其事者皆已亡矣使復越四十
年其能有知者乎爲善者固冀人知己然有善而不
聞於來世後死者之責也乃本先生之志爲銘以告
世之知先生者銘曰

朔風荒荒海水赤矣宗社爲墟將安卽矣冠履倒置
命之忒矣高蹈避世舍道焉適矣彼夸者子羣趨弱
矣人之攸樂我心戚矣爲陵爲淵孰失得矣嗚呼先
生千載是式矣

端木府君墓誌銘

予友端君以善旣卒之一年其子智衰經踵門泣拜
而請曰智也罪釁深重禍延先公以洪武癸丑三月
乙卯卒於南京之官舍壽僅五十有三遂以是年某
月某日葬於巉山東村之原竊惟先公自少有志事
功其善政在人者今多能言之又十年則言之者或
寡矣又十年則無人能言之矣此無他人遠者其言

卷九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漚世易者其事晦亦恒理爾一念及茲寧不使人興
懷乎然而託各文辭者可以垂之無窮千百歲猶夫
一日也此爲人子者所恃以無恐願先生進之按學
子劉剛狀君諱復初以善其字也姓端木氏其先爲
衛人出於孔門弟子子貢之裔今獨以端稱氏者從
省文也一遷於大梁再遷金陵烏衣巷三遷於溧水
縣之巉山其詳備見譜圖記中曾祖時中祖父安父邦
達妣某氏君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至正初以儒
試吏江南行御史臺同列多貴遊子弟爭事表襮君

卷九

宋學士集

早

退補齋
藏板

獨泰然不失其恒行久咸畏服之俄遷書吏海右憲
部君佐部使者行州縣彰善癉惡威聲獨著聞會四
方兵動東南爲尤甚君補策言時政之急如此則可
守如此則可戰否則有斂手就降而已上官聞之皆
落落不合君仰天歎曰使以吾發狂言耶時事從可
知矣於是悵然有鄉土之思溧水道絕不能歸僑居
金華日以書史自娛至正己亥皇上親御六軍取金
華命常忠武王鎮之王聘君至幕下未幾君辭去會
有言於朝者癸卯三月召爲徽州府經歷徽爲江東

大郡政繁而賦殷君悉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於其長田賦久不均民不堪命君卽城東建局使民自實田集爲圖籍覈盈朒驗虛實而定科繇吏民陰爲欺弊痛謫之不數月而畢由是民無逋租官無橫斂三皇孔子廟皆築臺門旅館之制亦廢君或葺或建咸中程式賦不及民皆若不知者丙午冬改通判吉州府吉俗尙諱訐素號難治君召父老子弟戒之曰予聞爾民尙豪侈樂訟鬪朝廷子惠元元春雨秋露無不霑濡爾盍爲良民以報上德寧梗化以自戕耶

卷十九

宋學士集

聖

退補齋藏板

梗化弗祥天刑所不貸爾其識之民皆惴惴無敢執牒妄訴者丁內艱服除洪武辛亥春被召赴京除磨勘司丞時官署新立凡泉粟之出納刑法之是非物貨之變易無所不當讞君從本達支自流徂源句稽隱伏纖芥軒露每一奏對上輒延譽之未幾陞爲令君嚴於限域人見輒畏不敢有所請託俄僚屬皆以貪墨敗磔首東市唯君能獨存清白之行益表見朝著間冬十一月超授嘉議大夫刑部尙書君之用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老於議法者咸以爲允杭州

馬甲飛糧事覺逮繫者百餘人詔君往治其獄分羣
囚別所人各鞠之合其辭參焉同多者情真否則僞
郡守以下皆服罪壬子春三月拜湖廣等處參知政
事階中奉大夫湖廣素號重鎮屬兵戈蹂踐之餘土
曠民稀君首下屬州民復業者復其賦一年次閱官
書凡糧儲轉輸錢幣出入與夫軍裝工役皆預爲計
畫且會官屬問事不集者其故何繇皆曰一省所轄
府州縣二百有餘遠者在千里外每官多闕其事因
不集君奏請於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不數月無

卷九

宋學士集

聖

退補齋
藏板

事不舉民驚以爲神旣而以事召還京師俄以疾卒
元配石氏前卒繼王氏子四仁義禮智皆石產也仁
先卒君天性甚孝自遊宦四方不能奉驩膝下心常
慊慊然所得賜祿恒歸以娛親其奉已則泊如也母
旣卒一念及之輒潛然泣下居官能守貧嘗著座右
銘曰爲官實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
心契上天腳踏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君狀貌秀偉
美鬚髯音吐鴻暢或治政弗暇休夜則焚膏命諸子
環侍取書之嘉言善行厯厯訓戒至夜分乃止故翰

林學士朱升嘗謂君爲人其謙退似懦夫其專謹似腐儒瞻視精悍似俠客掀髯談世事似辨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逸人仙者君子謂爲實錄予託交於君頗久而著勲焯能固後死者之責銘烏乎辭然而年日已邁文日已衰無以應四方之求近因燔毀筆硯一切謝絕之而中心猶以爲未慊也雖然智之所請則有不得而忘情者遂備采剛之所錄而繫之以銘銘曰

惟士也良有志則剛如挾干將始晦而夷出遇而熙

卷九

宋學士集

望

退補齋藏板

一躍而飛筮仕府僚因賦定繇功而不驕轉佐方州革俗以媮訓言繭抽磨勘設曹蠶絲牛毛孰得而逃進領秋卿邦憲是經中乎準繩往蒞大藩以執政原江漢又安材長如河壽則弗多其如命何有子治經足繼簪纓縱死猶生巖山之原木古泉寒銘在不刊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越之新昌有大山曰彩烟與沃洲天姥鄰而彩烟尤爲峻絕遠望之如雲霞繽紛天際故名山之絕頂其平如掌沃野數十里桑麻蔚若犬雞之聲相聞或者

媿之武陵源云大姓楊氏自隋末來居之閱數百年而書詩之澤有引弗替在宋之時父子兄弟至連舉於有司而嘉泰壬戌進士轟其仕爲尤顯官終朝奉大夫知廣德軍州事贈奉直大夫廣德之從子佑祖亦由太學舉進士爲婺之浦江丞浦江丞生昂昂生禔禔生府君諱居字溫如生三月而其母梁氏亡父命乳母鞠之性穎悟八歲能賦詩及長聞天台於先生子惠傳伊洛性理之學執經而受其說久之融通諸家言而貫以一致神暢心怡實欲起古人千載之

卷九

宋學士集

器

退補齋藏板

上與之晤語既又以爲言之不文不能以行遠復從同郡韓莊節公游取文章大家日研摩之其於分章遣辭之法辨其類不類尤嚴其界域時先師黃文獻公以文名當代府君撰長書贄見之公讀已嘖嘖賞愛更揭諸座右竇至則指以示之曰是豈非文耶公爲人極慎許可其器重之若此府君嘗以春秋學應試鄉闈不利遂掩關不出下帷而講授四方學子趨之者如雲府君曰據高座隨其性資而開導之如蒙大霧而行不自知其沾濡之至學成而去多著名於

時人問之則曰我楊先生弟子也恩義隆洽不敢更
名他師府君性至孝父有疾晝侍左右夜不敢解衣
寢臨穴之日號絕於地良久而蘇歲時祭祀必預齋
戒暇滌濯盛服拜跽儼如祖考之在乎上瞻塋有田
爲豪民所據府君帥宗人白於官復之仍創庵廬以
居守者府君介而通莊而能溫未嘗妄言笑一動一
靜皆可爲式程善古文辭尤長於詩騷著有愛齋稿
若干卷藏於家府君出處之際唯道之從視不義富
貴真若浮雲臨財尤廉路拾遺金俟其主還之里有
喪及飢餓者恒周之學者方自以爲得師年六十六
不幸以洪武九年丙辰冬十一月二十日卒於家明
年丁巳春三月十九日窆於金山之原在家西四里
而近娶同邑趙氏生男子四長宗學先卒次須學去
爲浮屠更爲梵唄有聲叢林間次願學繼父之業次
學女子一歸士族盛必勝孫男一自牧女一尙幼
予聞之文者將以載道道與文非二致也自夫世教
衰民失其政高談性命者每鄙辭章爲陋習拘泥辭
章者輒斥性命爲空言互相譏訕莫克有定殊不知

卷九

宋學士集

望

退補齋藏板

道與文猶形影然有形斯有影其可歧而二之乎是可嘆也已府君以超卓之姿窮理攻文孜孜弗之倦務欲合而一之亦可謂知道者矣銘曰

大道流行日月昭宣非文載之道孰與傳安可歧之徇於一偏迂夫曲士牢執弗遷攬壘索塗何往不顧有倬夫子式窺其全以彼校此孰爲愚賢鐫石幽墟過者察焉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予居浙水東時得朱君好謙之文嘆其善於修辭惜

卷十九

宋學士集

吳

退補齋藏板

未及與其交而好謙歿於兵及來京師又得好謙從弟文昌詩閱之冲澹類漢魏雄健如盛唐復嘆曰何朱氏一門之多賢哉未幾國子助教曾君旦初同文昌冢子堅持知嘉定州事張衛狀來謁墓道之銘蓋文昌之死已四年矣予重違曾君之請不敢辭文昌諱嗣榮文昌字也姓朱氏出唐散騎常侍滿之後滿本歙人來徙金溪明暘里世爲衣冠甲族宋道州營道丞登生太學上舍生恢之恢之生銓銓生貴清貴清生仲梓文昌父也元初避地桃峯復遷家焉文昌

治舉子業甚精通毛氏詩訓故折衷於朱子之說毫
分縷析唯恐不合情性之真下筆千餘言不休走試
江西鄉闈立論與有司不合卽棄去一假古律詩以
自見歷代諸大家皆探微索隱必欲得其旨趣而後
已用功之深出語輒驚人然不特精於詩其輕財仗
義尤人不易及少時嘗以錢粟貸於人一旦自責曰
蠅頭之利其能汨沒男子之志邪悉集受貸者於庭
取其所留質劑面焚之其後家單無旦夕之儲恬不
爲怪人有憫其貧畀良田百畝者文昌疑其不義辭

卷九

宋學士集

聖

退補齋
藏板

弗受鄉友罹患難屬文昌爲之解紛餽白金一鎰爲
文昌壽文昌笑曰吾雖貧亦惡用是哉卒直其事而
還其金至正壬辰江淮兵動里之無賴少年相挺爲
變其首禍者頗與文昌游乃來說曰公藏器於身不
以此時取富貴尙何俟耶文昌叱之去遂與絕交未
幾竟敗沒文昌宗黨知事變不測椎牛醜酒起兵爲
保障屹然孤立數年而羣寇不敢犯文昌之謀爲多
僞漢陳友諒犯南昌諸郡相繼陷文昌曰此非吾輩
之力可支盍各逃死乎乃挈一族入閩中雖備嘗險

阻畧無怨悔意後五年國兵取江西州縣皆入職方
文昌始還鄉里卜居澄源上遺落世故絕無毛髮縈
心所不忘者唯詩耳因扁其室曰嘯雲軒云東平穆
敬來爲縣欲起文昌爲縣學師文昌曰吾老矣唯逍
遙林壑爲宜耳橫經講道豈所堪哉因固辭而去性
愛佳山水自謂得堪輿家不傳之祕稍暇輒布襪青
鞋登陟不少倦不幸以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卒壽
五十六所著書有政鑿若干卷燬於兵尙存詩詞三
百餘首題之曰燹餘集娶王姜二氏王先十九年卒

卷九

宋學士集

吳

退補齋
藏板

子二曰堅曰重堅卽請銘者孫二曰振振曰繩繩孫
女一某年月日卜葬明暘里長岡山文昌所自擇也
夫詩之爲教務欲得其性情之正善學之者危不易
節貧不改行用捨以時夷險一致始可以無媿於茲
如君者蓋近之矣世之人不循其本而競其末往往
拈花摘豔以爲工而爲詩之道在是惜哉銘曰

詩之爲教著於禮經溫柔敦厚本諸性情君子讀之
豈惟多識玩其指歸感善懲逸我甌生塵我衣懸鶉
非義之物弗取諸人如斯學經庶可無愧留連光景

敢曰吾事彼蒼者雲其色可餐洗心滌慮是躋是攀
髮猶未皤嗒然觀化何有外慕無晝不夜長岡之原
桂老冰寒魂魄未歸茲焉是安諄書爾銘詒爾孫子
慶源方深其流瀾瀾

故温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銘

始濂游學諸暨時與烏傷樓君彥珍浦陽宣君彥昭
鄭君浚常浚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塾
師乃吳貞文公立夫蓋鄉先生也彥珍最先還而濂
與彥昭浚常兄弟講學將一期當夜坐月白俟公熟

卷七

宋學士集

巽

退補齋
藏板

寢輒攜手出步月下時皆美少年不涉事競跳跟偃
仆爲嬉戲或相訾警或角觝其力至不勝乃止獨濂
樸顛易侮不敢時相逐爲驩彥昭於其間尤號雄俊
彥昭颯目穹鼻須髯森然如戟顏面鐵色類河朔間
偉人見者莫不畏之已而各西東散去浚常仲舒之
燕都客太傅右丞相家馴致顯仕浚常官至僉江東
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士彥珍受
太師德王薦爲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彥昭知印
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承事郎温州府平陽州判

官轉本路總管府判官歲辛丑浚常早卒後九年己酉彥珍亦卒又四年壬子彥昭亦受誣以死其幸存而未死者唯濂與仲舒爾浚常彥珍之墓濂常爲之銘仲舒謂濂不可獨後於彥昭嗚呼前後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知者已如此銘其可足恃耶雖然不敢辭也彥昭姓宣氏畧其諱也世爲浦江人生長富家而不染綺紈之習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或請脫衣巾以償亦不靳入仕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於家毫分不受於民在平陽時吏隸畏其不相容各

卷十九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藏板

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畝之園爲世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面金爲謝彥昭叱之曰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彥昭恐童奴陰受之陽縛就地持杖大聲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垂涕曰某實不受金彥昭釋之曰吾姑試汝爾後十日儒生畫菜一本裝潢成幃入謝曰判官清苦敢以一菜爲獻彥昭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識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登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無證左者彥昭命裂而爲二

並驅出使隸卒踵其後軍忿譟不已民曰汝自失筮
於我何損耶隸卒以聞彥昭杖民令買筮償軍其在
溫府治聲如平陽會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
計於彥昭彥昭曰此烏合之眾耳宜帥精銳大開城
門搗退之寇果敗北自是屢戰屢捷戍將氣驕頗易
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彥昭亦受縛彥昭瞋目
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構亂邪寇怒欲兵之民翼蔽
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義之而止彥昭得
解夜縋城而出請兵於方嶽連帥欲爲殄滅之計無

卷十九

宋學士集

至

退補齋
藏板

有聽之者彥昭知時事不可爲歸臥孫井山中已而
元亡大明受命有詔起江南文學之士而彥昭與焉
上將官之彥昭辭以疾不受復還故山彥昭之兄財
賦總管府知事彥高風流醞藉爲多士之冠彥昭與
共論上下二千年治亂至抵掌太息間操觚成詩酬
答不已襟懷冲曠外物若不能擾之兄弟又善音樂
遇風日和麗對坐海棠洞底取檀槽琵琶彈之侑以
樂府新聲醺酒仰天而飲不至於醉不休會婚家乾
沒里岷田岷搗登聞鼓訴冤誣彥昭關通州縣以致

事不直彥昭實不與聞也逮彥昭至刑部婚家引伏部吏并罪彥昭抗辭曰我實無罪奈何不爲白行當於殿陛前辨之吏怒下獄幽之彥昭氣憤憤無所洩不食三日死口鼻出涎涕凝結鬚上成冰實洪武壬子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騏收骨歸葬於某鄉某山之原禮也彥昭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嗣良母某氏娶方氏生三子長卽騏次駟次駱女一適洪某孫男三某某嗚呼彥昭之事行其都凡如此濂謹爲序之皆出於人心之所同不敢以私好變易其辭

卷九

宋學士集

至

退補齋藏板

蓋期傳信於來世云復收淚而著銘曰

非學之弗覆胡軋之而使屯邪非才之不揚奈何不得以伸邪百齡幾何孰爲短長達人大觀其得喪固均邪墓草荒涼青而復黃寧不使余感舊而傷神涕淚而沾巾邪

故處州翼同知元帥季君墓銘

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於盜獨處州以士大夫倡義兵堅守而完及今上渡江始降其城邑故處稱善郡是時起兵之士麗水有葉君琛青田有劉君基龍

泉有章君溢與三君並稱者曰季君汶亦龍泉人其舉謀興事不甚相遠其後三君在國朝爲顯官故天下皆知其名季君早致其事以歸是以其功不顯然其鄉人至今以之儼三君則不以其位也君諱汶字彥父氏爲季元至正中率壯士從石抹忠愍公宜孫討賊數戰數有斬獲功授義兵萬戶經畧使李國鳳承制改龍泉縣尹不就國兵破處州擢安南翼總管會賀李二將叛殺總制孫炎處大擾君勒部駐白岩出其不意攻之已而中書平章政事邵某亦引兵至

卷九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藏板

左右夾擊遂誅賀李復其城事聞陞處州翼同知元帥賜白金孟文綺青田盜葉賢三燒浦城政和兩縣掠婦女畜產而南君告胡總制深伏兵平山嶺邀擊斬之出私財贖軍中所掠耄倪遣還其家民德君肖像而祝者甚衆洪武元年前位君入見於便殿辭疾乞骸骨上亦老君遂賜宴儀曹賜襲衣冠帶金帛遣歸居九歲以十年正月廿六日卒壽六十君少讀書多智畧事親孝服喪如古禮族人貧者買田以贖之不能學者延師以教之外王父無嗣爲立其宗人

之賢者且割田畀之祀鄉民老無以養者月予粟病
則施藥死則給以楫槨民苦嫁女育女多溺死君說
以父子至理有育女者以粟六斛養之嘗出見羣嫗
灌苗色飢甚遺以囊中金十兩而去其爲人望之凜
然與之語溫然久而知其爲豁然長者也君曾大父
諱泰來大父諱權父諱鏡其先在宋時多顯者娶張
氏先卒晚娶葉氏二男子桀桀爲母弟漳後一女
適張守成孫男四炳允頤允齊允中余與劉君基游
固聞君事及君卒桀復奉工部員外郎劉君狀趨京
師請銘且言將以某年月日葬於劍池鄉大運里某
山之原不可無銘乃爲之銘銘曰

元運將傾四方震驚海怪山妖執殳逞兵括有季君
實奇壯士手麾義旌從者如水左捕右攘朱衣銅章
卻而弗居以待眞王眞王之興雷轟風行孰戕守臣
敢觸天刑長劍如林萬夫一心扼其咽喉執斧礮平
帝念峻功賜金賜爵掃除東南罔敢不恪飛龍御天
虎拜陛前禍亂旣息乞身林泉帝曰歸乎齒則旣多
大帶巍冠輝於鄉閭鄉閭有言君績孔偉死而弗朽

卷九

宋學士集

壽

退補齋
藏板

不在太史揆行考勲以焯以宣遺德在焉彌久而傳

莆田陳府君墓銘

君諱中立字誠中姓陳氏莆田之忠門人其先有名
慶者宋紹聖間舉進士官奉議郎曾祖諱子文祖諱
君保父諱高有學行學徒私諡曰靖逸翰林侍講學
士晉安張公以寧銘其墓母林氏君季父諱齊早死
無子君以祖命後之少受經於溫陵盧公琦公以文
章著稱君聞其指授色承心解日騫月邁莆士皆歎
服之元至正間部使者行縣集經生試君輒魁諸生

卷九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會張潞公嘉以修撰使詣見君文誦而奇之由是君
名益著然就有司試卽不利君語人曰我命薄故爾
非吾文之罪也遂隱居不復有仕進意晚乃結廬壺
山年五十有三以國朝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終
於家君事先有禮每諱日必素服悲哀至終身不怠
初君之祖暨父欲營義塾以教里中子弟規制未備
而歿君繼先志創廟建學學後爲祠祀艾軒晦庵夾
深三先生復爲祠廟右奉其師盧公之主講說有堂
燕居有室凡學之制無所不完割祭田十餘畝以食

爲師者儲山園之利以資春秋之祭凡爲淑人善俗
之計者又咸極其慮君曰陳經傳爲學者剖析聖賢
大旨鄉人賴之嗚呼世之爲士者其未遇也常以無
位不足施其所學爲憂及旣得位則又顧畏怯縮爲
其身謀終無所益於人者眾矣夫豈知君子之爲善
固不在乎位之大小哉若君者一介之士未嘗受金
庾之祿而汲汲焉以化其鄉人爲心其亦異於懷祿
尸位者多矣君配國清林氏子男曰堂曰基女二長
適郡人顧初幼在室皆林氏出堂將以是年某月日
葬君於某山之原請於太史氏濂濂嘗銘君母墓聞
君行宜銘乃銘曰

維古之士不以位世降俗媮位斯貴貴而無能冠狗
篋豈若夫君賤爲庶居家孝友推以義闢廬建學躬
訓蒞鄉耄如雲聆且肄少長斷斷類洙泗化嚮爲良
暴更懿醇儒爲功斯小試嗟哉後人繼其志廟祀勿
忘欽永世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

卷六

宋學士集

姜

退補齋
藏板

則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
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
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
以語侵之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謹諱各
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
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此
睦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噪
爲驩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
君出守南昌沒於王事後五年章君爲御史中丞以

卷十九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
於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髮
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子
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隧道之銘則知方
舟之死已歷一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眞
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膺以舊事爲之悽
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俠
氣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鞠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
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卽從師受章句

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
蠹書蟬出入於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曷
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
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
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鏤
肝剡腎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
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
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

卷九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縻以章紱耶竟避去築室江臯日苦吟於雲烟出沒
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泛
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
人元季兵亂益鞞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
跡所在有瑤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
卷藏於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於色無急步無疾
呼莫測涯際性尙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
方舟衣之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
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

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某年某月日葬於某縣霞川
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
志也方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
常平公事祖某始自涪安遷桐廬今爲桐廬人父子
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
妻張氏有婦德前二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蚤世
次日鼎次卽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源丞女二人
適某某孫男九人曰某曰某云孫女二人未行濂
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

卷九

宋學士集

堯

退補齋
藏板

出也銜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
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予思方舟其人
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
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
可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
一旦觀化魂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
千載弗墟洪武丁巳冬十一月具官宋濂造

亡友陳宅之墓銘

嗚呼吾宅之死矣銘非濂孰能爲之初濂讀書浦陽
江上宅之侍其舅氏吳徵君長卿來游濂始識之徵
君淵澄山聳發言不繁而咸中肯綮宅之氣象雍容
揖讓合節鳳和鳴而玉鏘如也濂心異之進謁徵君
退必與宅之言問其所從師則韓莊節公性黃文獻
公潛也問其所學則治經爲進士之業也濂時頗有
志應舉相與詰難經義連日夕弗休迨別去猶依依
南望至日落乃止自時厥後宅之聲譽日起大丈夫
唯恐內交之晚廉訪使者行部舉爲稽山書院山長
宅之辭宅之意氣方豪謂朱紫可以引手致及試藝
有司數上數不利乃撫几嘆曰慈親年高矣予髮亦
種種安能逐三五少年競一日短長耶卽退隱大山
中朝夕親側不敢少離去濂聞而悲之至正戊戌濂
避兵徵君家已而遷宅之之西軒濂攜室人賈專及
仲子璲長孫慎三世爲四人爾心膽戰掉若喪家之
犬宅之煦嫗而軫存之視濂猶弟兄遇璲與慎有若
子孫宅之內子蔣夫人亦視專如妯娌然濂安之百
里之外忘其流離顛沛之苦者宅之夫婦力也浦陽

卷九

宋學士集

李

退補齋
藏板

既入職方濂挈妻孥而還庚子之夏朝廷遣使者來
召濂趣裝上南京擢爲王官與宅之別者閱十春秋
其依依之懷猶浦陽南望時暨以病予告東歸思宅
之之心逾切病間竟騎驢往見宅之大喜展齒殆將
折留連浹旬椎羊豕以爲饗當夜半酒酣敘兵火離
合語刺刺不能已既而掀髯高歌聲調激烈一吐壯
年不平之氣濂復悲其壯志雖不衰然亦頽然老矣
居亡何濂復起修元史進官禁林又將十年而遂同
慎亦俱竊祿於朝濂私自念皇明圖任黃髮以開文

卷九

宋學士集

空

退補齋
藏板

治如宅之者年縱邁豈巨壑所能掩將以其文行上
聞遂慎咸爭曰陳先生老矣得毋不可於意耶乃止
洪武丁巳春濂蒙恩休致於家始知宅之之歿已五
年矣欲如昔日一見有不可得矣追念今古不覺潛
然出涕專亦思蔣夫人之切復念宅之固云歿而夫
人尙無恙行當胥會以慰中心之懸懸近有自諸暨
來者則又曰夫人之亡亦已三月嗚呼悲夫濂知宅
之之深者宅之歿矣銘非濂孰堪爲之宅之諱堂宅
之其字也姓陳氏其先襄陽人十一世祖宋國子助

教旦始遷於杭生餘姚知縣慤再遷諸暨陶朱里曾
大父某大父琳承信郎提刑司幹辦公事娶吳氏吳
居縣東之流子里生子曰燦宅之之父也仍娶於吳
遂依女氏以居爲流子里人宅之壽七十有七卒之
日乃癸亥十一月六日閏月二十三日葬於戈溪之
源娶黃氏壽六十前十五年卒繼配卽蔣夫人有婦
德鄉人稱之壽七十四後五年卒子男四鏗鏗鏞鏞
鏗亦前五年卒女二適吳義吳鏗鏗徵君長孫孫男
六濟温浦潤浩潛女二尙幼曾孫男四樟權梓橡宅

卷九

宋學士集

壘

退補齋藏板

之性雅飭行乎患難能以理自遣室廬蕩於兵燹亟
遷別墅曾無幾微見於顏色每速故人飲酒賦詩以
自適其詩韻度深婉一篇出人競持去閭井之間恒
樂親之久而不厭徵君家將合族爲義居宅之左右
徵君爲定科條以齊子姓至今守之嗚呼宅之已矣
而徵君亦作土中人矣上距避兵之歲僅二十年人
事變遷何所不有未知後二十年又爲何如也唯有
善名著於時述作傳於人雖歿猶不歿也如宅之者
是已銘曰

五彩弗施不如楮泥我哀乎宅之受才則不其數則
奇我哀乎宅之斂其奮飛發於聲詩我哀乎宅之墓
門有碑太史勒辭是足慰多士之思

金陵杜府君墓銘

金陵有孝義之士曰杜君諱元字一元其先居吉之
吉水與會稽正獻公衍同宗至君始遊江東樂金陵
土俗遂居之而爲金陵人君苦學有材氣能爲詩元
重紀至元中張文穆公起巖爲江南行臺中丞見君
詩願掾君君不可欲以茂才異等薦又不從年若干

卷十九

宋學士集

墓

退補齋
藏板

卒以布衣終君少時父患噩疾夜數驚君冠帶伏父
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曰兒在斯父疾數月君目不敢
瞑至愈乃已母歿服喪得古禮甚聲聞日起貴人賢
士多樂與君游君未嘗以事干之及有罷黜失志者
則爲之力不怠行臺都事楊惠被劾去人莫造其門
君獨持酒與飲而送之趙弘中爲御史掾坐法罷君
徒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屋居之儒學教授張鉉以事
黜君出金帛資其行其子四歲失母君命婦鞠之不
異己子兵部主事常允恭家人夜失火允恭方醉臥

眾怖懼散走無賴子利其貲將劫之君率少年數十輩爲出其篋筭寶貨於外允恭泣謝曰微君吾其死乎隣人陳鼎舉室死於兵二兒匿舍側怨家復害其小者君曰脫并殺其兒則陳氏絕矣卒爲抱匿他所以免吉之部運使輸糧金陵不足者三千斛吏受笞榜號泣莫爲計君憫之爲貨於大賈以償吏德君以物來謝君卻之蔣山僧爲御史所誣夜竄君室求救君藏之故人家僧獲全宋楊忠襄公邦乂廟在城南君以公吉人歲時率吉士游寓者具牲酒祭之君之

卷十九

宋學士集

齋

退補齋藏板

爲義多類此君嘗攻醫尤長於治證疾病造君者不問有無必予藥藥必擇精善者服之必瘳金陵大疫君和藥走給之不得食者以薪米餽之賴君以生者甚眾由是人多稱君美及兵亂士卒相戒不忍犯君卒於至正丙申七月九日以丁酉三月十日權厝金陵清涼山右國朝洪武壬子十二月九日復改葬南門外之鍾家山夫人劉氏耐焉君曾祖若海祖懋父文燧母周氏君二男子曰琪曰環琪早卒環承事郎晉相府錄事賢而能文精於書得晉人筆意二女適

蕭伯高鄧世良孫男二某某孫女四人皆在室環與
余交頗久以銘爲請余感乎世之交友者利之所在
則趨有小害則避去不肯留目一顧或道上相值輒
引袂掩面陽爲不識倘以事過其門策馬疾馳惟恐
爲所汗况望其拯卹乎若君者可謂無讓於古君子
者矣烏可不銘之以爲世勸乎君所爲詩若干卷藏
於家銘曰

杜裔孔鉅支著吉水其在金陵則自君始君才旣多
胡不祿仕非不樂仕義不屈已養氣爲文五色有焯

卷九

宋學士集

奎

退補齋
藏板

孰非公卿接跡交軌彼徼其權權銷志沮吾守吾義
夷險一揆章服之加鞶帶之褫所交者心加褫何與
拯難濟危存孤恤死匪名之求惟義所止兵戈如林
白骨千里君若不知左孫右子斯豈人爲天錫嘉祉
天曷私君惟善之致貴有不聞賤有足恃刻文昭美
以諗多士

臨海方府君墓銘

君諱濬字德明姓方氏台之臨海人五代時有以武
顯者居臨海仙華山之東號東山方氏君其後也曾

大父仲大父賢父奎母韓氏君少孤能自拔擢超出
流輩中誦書不求多解務見於用持身有威儀不妄
譁笑儂薄子過其家躋步傾耳不敢出聲喜延攬賢
士至則沽酒與飲取其歡忻不顧惜賞費人有過弗
匿於心輒面折之遇流俗則不肯舉目視至門亦不
與語是以所交皆台之有名者元季或薦名於朝授
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不赴會方左丞據海上賤儒
多倚之求利祿君獨避匿日與里中故老緣躋山水
間歌吟忘返庭有鉅檜每醉餘盤旋其下晚乃別號

卷十九

宋學士集

空

退補齋
藏板

檜屏翁一旦得疾正衣冠危坐抗手與視疾者訣頃
之乃逝年六十時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日也娶牟
氏諱巽事姑孝宗族稱之年五十有八以今洪武二
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五年十二月九日合葬於仙華
山之原四男子仁義禮本禮去爲浮屠本以才薦擢
起居注遷徽州府通判改知金壇縣事有政譽一女
適董宏孫男六人組忠良桓金瑰女三人長適韓載
二尙幼本爲起居注時與余同朝屢以銘爲請未果
爲及余致政朝京師本至自金壇重以爲言退則自

狀羣行使忠來速銘其辭文甚於是知君善教子也
銘曰

維蔓方氏本於方雷事軒與舜曰明日回叔佐周宣
功侔尙父紘在西漢始徙南土南土之方皆祖於紘
派別支繁維歛爲宗台之方氏始自歛分或昭或泯
不大有聞君之先人嘗以武顯君隱不仕乃篤爲善
善積在人彰善者天其將熾然胤子孔賢

莆田黃府君墓銘

莆田黃處士有良壻曰陳熙哀處士之早亡自狀其

卷十九

宋學士集

卷

退補齋
藏板

行千餘言走三千里來京師請銘且曰處士事繼母
孝庶弟出後從父從父愛其女盡以腴田嫁之處士
患弟貧割以私田之半族人以田來鬻處士不忍取
乞以直而歸之不能爲生者加衣食焉以貲多爲閭
里之正里中民買鹽於官及科繇不能與者出私財
代輸有受誣者諍之於縣庭得解乃已每歲首縣次
民貲力多寡定征斂之籍衆不能決處士發一言皆
稱平爭訟者來質是非告以理法舉酒飲之各謝而
退藝田者歸粟入以小量遇凶歲則減賈以大量糶

之初郡南有僻壤盜常狙伺以剽行旅處士構廬棲
僧夜則燃燈達曙盜散去復施貧死者棺三年至二
百餘野無暴骨元末兵亂縣命處士帥兵扼險晝捕
賊策陳於上民藉以安處士讀書有識待物恕以和
其生也鄉人教其子俾取爲法及其沒識之者無不
弔弔者哭必哀至今言善人者稱焉熙又曰處士之
善蓋多其類如此其使人感且化者不得而知亦不
得而言也然其大者既不可言倘可言者又不得託
文以傳焉則何以使爲善者慕敢請余曰處士之行

卷十九

宋學士集

突

退補齋
藏板

誠可傳矣余言之不文烏足以傳耶雖然不可辭也
處士諱己字景陽自唐屯田員外郎潛之子勗不仕
至審知始自光徙莆在宋稱書詩之族高祖審再以
進士舉於鄉與從兄某州通判君亮皆有名曾祖文
子以五經爲州學諭祖來鄉貢進士父元壯母陳氏
繼母鄭氏俱名族處士娶林氏無子先二十年卒再
娶李氏生子男四人興祖振祖光祖麒祖女三人長
壻卽熙其二適吳某王某孫男五人隆庸洪某某處
士初爲長女求壻富人爭欲問名不聽聞熙儒士許

妻之或謂熙貧非偶處士曰我志決矣卒妻熙熙今
爲連江儒學教諭有文名君子又多處士善處其女
也處士年四十二卒元至正十八年八月廿九日後
五年殯鳩山下廿七年十月十二日權窆山之西今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廿八日始克葬於白砂之原銘
曰

人不患財之不贏而患善無可稱善集於身雖賤爲
恒氓歷千載而有聲身爲鄙夫雖位居九卿溘旣死
而誰名維處士君足不出州里而化者眾身服乎韋
布而德可程斯之謂死而如生

卷十九

宋學士集

奕

退補齋
藏板

